

黔中
文影

丛书

黔中
文史
碎片

程国经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黔中文字碎片

程国经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黔中文史碎片/程国经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0. 5
(黔中文影丛书)

ISBN978-7-104-03221-2

I. 黔… II. 程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 8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9746 号

黔中文史碎片

策 划: 成都世纪文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主 编: 姚晓英

责任编辑: 吴淑苓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 杨汝祥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贵州省安顺市印刷厂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6.25

字 数: 16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978-7-104-03221-2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文学挽留下的逝川流光

——《黔中文影》序

顾 久

姚晓英女士命我作序，我诚惶诚恐：明白自己底气不足，生怕写的东西惹人厌。但她带笑摔下两个硬梆梆的理由：

一、“一个人只有一个老祖宗噢”——因为据传我的祖上曾是明初镇远侯顾成，曾久驻安顺的，至今当地还有条“顾府街”；

二、“有戴明贤老师们的文章嘞”——因为我对戴老师们敬佩得很。“你看着办嘛”，我顿感心里沉甸甸的，晓得这次是推不脱了。

写什么呢？写心里话！这样对别人尊重，于自己的内心又何尝不是愉悦的旅途。关于生活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作者；关于生活的思考，每个人当然也就是自己思考与选择的哲学家。

人生的体会有人认为无奈、无聊、无意义。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“经验的”、“常识的”的层面：割麦便割麦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，吃饭就吃饭，找钱就找钱，生娃儿就生娃儿……，等哪天有人问起来，就答“混得还马虎”。一个“混”字，就渗透了这种无奈无聊无意义。因此就有人投宗教而去，用“无情世界中的感情”来消弭孤寂；有人奔马克思而来，用



“解放全人类”来寻求崇高；当然也有的像戴明贤老师们，用拥抱和捕捉生活之美来超越生活，使自己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。

黔中文影丛书应该就是人生追寻诗意的旅途。

2010年，对生活在老安顺市的人们是一个大日子。因为这个城市的行政区划从安顺市更名为西秀区今年十年了。城市的很多街道和故事也渐渐远去。文字在其中做最后的保留，为城市真实存在的那些人和那些事。丛书作者队伍非常庞大。22本书，共21个作者。丛书分为文史类和文艺类。据说在编辑过程中，古稀老人们已经忘却身处时代忘却眼前的风景，放任着自己的记忆在文字中重回过去的老时光，四官桥就多次出现在他们书写的故事中。读起来很有意思，而且不乏深度。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作者们展示了这一文化并思考着这一文化；对它的未来还充满激情和爱意地思着、想着。石板路上，那些马帮走着；接下来生活展示了它应该有的变化。于是，关于屯堡文化或者风景的认知成为作者们努力在完成的事业。

而文艺类作品中，年龄跨度较大成为书本以外的风景。60多岁的作者在文字中享受了写作与品读共同的快乐；十几岁的作者展示了与时代、与技术分不开的表现方式。丛书已经是一个立体的组合。黔中的文与影展示了自己的多彩。每一位作者都为自己的写作倾注了真情与心血。品读，你会对这方水土孕育的文气与才情与传承深深感慨：

文化的长存很不容易！古人才有南朝寺院临烟雨、白头宫女忆玄宗、白发渔樵作笑谈之类的叹息，而那个时代，千年才一代人：读的书，想的事，看到的世界千年都差不多；想想如王维一般的大诗人，站在长安喧嚣与繁华是人们所见的王维。

而可以写：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这般文字的却是真实的王维。更为准确的说，应该是自己的心灵所真实体会活着意义的王维。

生活节奏缓慢造就了这些深刻留在我们心中的文字影像。当今，十年一代人，称为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：志趣、话语、行为十年就有差别了。这样的差别是生活所创造的风景，但又何尝不是文字尽情畅游的土壤？

我庆幸人类发明了文字，戴明贤老师们、以及丛书中不同年龄的作者们还能熟练地驾驭着，将短暂的生命和易逝的文化顽强而生动地延续下去。

海涅的“一个人的命运难道不像一代人的命运一样珍贵吗？要知道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”，是想说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其实，每一个人如果能用文学描绘出他短暂而有限的文化世界，也将能长久地感染整个世界。黔中文影丛书中，关于屯堡的描述我相信一定不是屯堡的所有，但一定就是这一个人眼中的所有——其中包含着自己的家族记忆；包含着对费孝通老人乡土中国和现实乡土的另一种思考；在记实作品中，几位老人将自己的记忆作为礼物赠送给故土。品读几位老人在书中所写的故事；品读丛书中每个人所写的故事；小城已经是一个大城，一个作者的个体存在就是大我的一种存在——生活的精彩以文字作答。

因此，我对黔中文影丛书中的作者们充满了敬佩之情，他们用诗意对抗着平淡庸俗，用文学挽留住逝川流光。更何况，丛书作者们所写的那片石城，曾经是我的祖先居住过的故土？

是为序。

2010年2月13日



城市回忆与变革动力

——《黔中文影》序

余显强

《黔中文影》两辑摆在我们面前。

戴明贤、胡维汉、邓文郁、程国经、丁武光、王在卉、潘玉陶、姚晓英、伍永鸿、王继平集体出现在第一辑中，内容展示了黔中的商贸风情、屯堡积淀、城市变迁和变迁中的一切风景。

《黔中文影》第二辑则是文艺类创作成就的大展示。来自90后、80后的青年作家张佳楠、田金秋、陈丙正、蒋平平和来自50年代、60年代的作家吴之俊、杨汝祥、徐元新、赵永智、尚国栋、吴贤明，对屯堡文化情有独钟的李纛也加盟于黔中文影中。各位作家通过近年来创造的绘画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展示了西秀的文化风景和新人茁壮成长的喜人态势。

可以说，《黔中文影》是西秀建区10周年，生长在黔中、生活在黔中的老中青三代文化人和文学作品的集体亮相。

透过上百万文字，近千幅老照片，黔中的过去呈现在我们眼前，黔中的未来似乎也就在我们眼前。

文字说话然后城市妖娆。

这不是文学语言，这是每个人认知常识中的基本事实。

被这一事实概括的名城数不胜数。

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是常识。

四大民间故事之一中,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让很多人难忘,同时难忘的还有故事的发生地,还有这个美丽水乡的桥,桥很多,人们记住的是许仙和白娘子走过的桥是断桥。

城市因为传说生动,传说因为城市而真实。

黔中文影要完成的就是这样的工作。要为西秀的过去和未来留下文字途程。

从1381年开始,身处黔中心位置西秀就是贵州人流、物流的大舞台,据《续修安顺府志》记载,安顺商业贸易的主要通道有六条:

- 东由湖南常德经镇远往来;
- 东北由四川重庆经遵义往来;
- 东南由广西梧州经独山往来;
- 南由广西百色经兴义往来;
- 西由云南昆明经盘县往来;
- 北由四川泸州经毕节往来。

这样的地理位置给西秀留下纷繁的风景。来来往往的客商带来不同地方的风物,风景。

徐霞客走过安顺时给安顺这样的评价:

层楼跨街,市集甚盛。

商贸繁荣和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石头、石板、石房子是现实的画卷,走过四季风雨,成为记忆中最为珍惜的历史底片。这些风景在文字中得以完整保留,成为一幅幅风俗画卷——这幅画卷中所包含的乡土情结,对于安顺而言是地方民众精神的凝聚力的象征。看看在七眼桥镇三铺村村民自发保护的那条古驿道;看看中所村的山歌赛场;看看吉昌村抬汪公收获民间金奖的那份喜悦。每个人都会深深地领悟文化的力量,领悟文化传承的必要。



面向未来，每个城市都必然处于发展和变化的轨迹中，文字在这其中就做了桥梁，连接着城市的过去和未来。如同杭州断桥，联系着故事发生的时候、同时还联系着故事在行进的时光、联系着的必然还有城市的变迁。

文字成为时光隧道。

走进去就可以看见不同时代的城市历史，为未来的发展做权威诠释，把握着未来城市的基本方向。

如是，在2002年西秀文丛编辑出版后，西秀文艺工作者就一直致力于地方文化遗存的收集和保护工作，每一个人的文字，都体现浓烈的乡土感情。作家的努力似乎已经通过文字将自己和城市联系在一起，这是自己生命开始和丰满的地方，这是一个作家始终要记挂的精神故土。

读读戴明贤老师和胡维汉老师的文章吧，读读已经年逾古稀的几位老人的文章吧，黔中，已经不仅仅是商贸繁荣的一个商贾之地，在石板路上，在已经斑驳的石墙上，文字重新为我们雕刻了安顺的南北两门和东西两街。所有文字，都是我们对于自己家乡的又一次认知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在出版的两辑《黔中文字影》里，第一辑展示的是地域空间中的文化和文化积淀痕迹；而第二辑则展示的是文化西秀的实力和创造力。

一个地方的知名建筑可以被称为一个地方的地标；上海的东方明珠塔；北京的故宫、天安门和其他建筑；法国巴黎和它的凯旋门；这是国际大都市的著名建筑。这些建筑的伟大并不在建筑本身，发生在这些城市里的记忆构筑了另一个空间，补充了现实中的建筑，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杭州或者其他城市。

在我们身边，村民们视为神圣之物的几块石板、几米尚可辨别的驿道往往就是这个村庄的地标，精神上的地标。它

们存在的价值,不亚于大都市的地标,因为很多人的情感倾诉在其中。

石板、石墙今天真实存在着。在文字中、在精神的记忆里,马帮仍然在行走、这样的行走方式真实包含了这个地方民众珍惜的精神记忆,这些记忆将在文字的传承中成为永恒。

这就是地方党委、政府必须重视文化工作的意义。

面向日趋多元的社会、面向现代化快速列车,面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,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力一定是革新的竞争力,是文化的竞争力,看看走进休闲时代的城市版图,独特的文化积淀在其中是最为重要的元素。黔中面向未来的发展,更是离不开百姓钟情的地方文化。

读丛书中的文章,早茶、早酒、四官桥会让安顺人体会在文字中亲近家乡的快乐;对外地人,收获的就是对安顺历史、地理的了解;对安顺人生活情调和品味的认知;是旅游过程中的新体验,如同很多年前走过这个城市的地理学家徐霞客。

在《黔中文影》中,文字不再是为表达服务的符号,它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,它是一个又一个传说,这些故事和传说,是每个城市都有的标记。通过这些文字,城市的回忆与变革动力已经成为一体。

在西秀建区十周年这一重要的日子,黔中21位作家的著作结集出版,是地方文化的一件大事;是一件可庆可贺的喜事;更是一件文化西秀战略有形化的实事,这套书对于过去所起的作用是——认知;对于未来所起的作用是——引导。

是为序。



搜佚钩沉大功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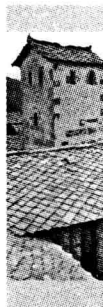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序《黔中文史碎片》

戴明贤

初识程国经乡兄，算算二十来年了。当时是作为篆刻界的印友，但后来开始交往，却是只谈乡邦旧事了。先是读到 he 写安顺地名演变的文章，非常惊喜。我上中学时读周作人的书，知道了街巷变异、市井掌故、俗谚民歌、童谣游戏之类，都是文化人类学的第一手材料，价值极高，于是注意搜寻这类文字来读。但当时一切尚“新”，破“旧”不遗余力，事事处处要划出新中国与旧中国的界限；而我自己的主要兴趣也在于小说创作，没有下决心往这条路上走。到了文革结束，拨乱反正，百废俱兴，万物各归其位，自己的年龄日增，阅历渐多，对乡土文化的兴致浓烈起来，却是囿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，不能全身心投入，只能敲敲边鼓，呐喊助威。而国经正具备从事这项有意义工作的各种条件，于是极力鼓动于他，怂恿他做下去。后来果然也陆续读到他关于儿歌、方言、大坟、传奇人物等方面的文字，都是极有趣味的话题，令我欢喜不置。比如《范家大坟》一文，读后不仅明白了“油干灯草尽，饿死范家守

坟人”这两句话令我幼年时觉得阴森可怖的民谣的来龙去脉,并且第一次知道了范坟“日受千人拱手,夜受万盏明灯”的龙穴风水,特别是范家不敢僭受,立小庙障之,是我时常思考的古人畏天惜福、守谦忌盈的文化心态的一个实例。畏天惜福在“彻底唯物”者看来是十足迷信,实际是一道其益无穷的人生态念和道德底线。放眼方今,便知不谬。

初识国经,见他黧黑的皮肤,纵横深刻的皱纹和沉稳的言谈举止,猜想他像是一位手艺人,会不会就是专业治印人。后来知道他是税务人员乃自笑乱下判断。后经一次长谈,才知他确实经受过漫长而严酷的人生磨砺。他从小喜爱文艺,解放伊始就参加了工作。后因极左政治造成的冤案而到农场劳动教养十余年,在里面认识了不少有才识的同命人物,劳动之余,谈文论艺。“文革”结束后离场返乡,为了糊口,什么活都干过:拌灰浆、卸煤炭、刷油漆、过年写春联、鬼节印“包”封,直至三年后平反昭雪,重回税收部门。在此期间,接触三教九流之人,饱满听街谈巷议之声,看尽民生之多艰。读到他在《后记》中引一联自况:“半壁陋室还家客,一卷残经退院僧”,不禁为之鼻酸眼湿。但他因此得来的这份腹笥,却不啻一座乡土文化的宝窟,令我这个以写作为业却苦于阅历平淡的老乡羨煞。何况国经所写,远远不限于自己现成的见闻,而是访问了大量的耆旧长者,一字句来得不易;其中不少人已在他访问后陆续辞世,弥觉可珍可贵。我因离乡早、见闻窄,家乡很多人事知而不详,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,读国经的文章后才弄明白了。更有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人和事,也因他的介绍而知道了。常说先有绿叶后有花,爱祖国从爱乡邦始。而爱家乡须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。由此可知,国经此书对今日的中年人、青年人,其意义不言而喻;对于后世,且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值。



国经自谦文化底子薄，文采不足，其实这种朴拙的文字正适合写乡土掌故。有时读年轻朋友写这种文章，笔调流利，辞藻华丽，感情丰富，想象活跃，读来觉得华而不实，水分过多，不伦不类。当然，国经的文字无可推敲之处，但瑕不掩瑜，无关宏旨。

现在，这批文章已汇编成集。出书后一卷在手，可省却查检之烦，又便于保存，可喜可贺。但我希望此书的出版不是一个句号，宣告终篇；而只是一个分号，表示还会有同类的作品络绎问世。

功德尚未圆满，国经幸加努力！

二〇〇六年中秋前夕草于灯下

这堆碎片全是“干货”

——程国经和他的《黔中文史碎片》

姚晓英

最早读安顺,是从程国经老人开始。

安顺的胭脂井为什么会成为胭脂井?

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程国经老人。回答的时间是1996年的那个春天。

其实那时候已经听过很多人在说城市记忆,已经读过武汉老记忆、北京老记忆这样的书。走进这类书中,可以体会城市地标建筑和人文精神的握手。

然后就看到了程国经老人的文字。

文字是很实在的那种。虽然写作的人自己说自己就是喜欢关心这些事情,但水平确实不够高,所以,文章也只是写来看看,如果不行就不要用。

说话也是很实在的。

关心、喜欢。是老人自己的定义。很朴素的姿态。很像他写的那些碎片。

自己喜欢所以写下来。



从《安顺晚报》创刊关注地方文脉以来到现在，程老在为自己的喜欢而忙碌。

25年过去。程老从一位税务局的干部成为税务局的退休干部。安顺这座城市也从一个雅致的小品变身为另一种模样——牵着自己的前身奔赴现代化的那辆列车。

每家都有的那个“豆芽井”已经上不了这辆列车了。变化是一定的，但我们是否需要知道是如何变化的？我们是否还要知道可以如何变化？前者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应该有自己的城市记忆；后者要回答的问题则是从豆芽井消失开始，我们还可以失去多少关于家园的记忆？

《黔中文史碎片》就是这样向我们走来的，它说了以龙为名的地名，在安顺有最出名的三大龙泉，分别在城市的什么地方，以什么为名，有什么传说。关于安顺的东西龙泉和市民的生活有什么关联？

喜欢这些资料的程老为我们做了回答。如果把程国经老师所写实物和戴明贤老师的记忆、和胡维汉老师的文字对应着读，家乡在你面前回复原为它本真的样子……

气候很好的安顺，几乎没有太多极端天气的记载。豆芽井边洗衣服的女人、隔着一堵土墙在说话，阳光照着井水、花花绿绿的衣服挂在后园，然后，那些随意栽种的花就自由开着，黄色的花、紫色的花跟着风在跳舞。如果你的耳朵很好，还可以听见写在程国经老师作品中的那些童谣。接着，戴明贤老师和邓文郁写过的海马公爷会潇洒出场，因为他的故事开场在大龙井边。海马公爷家里泡茶的水只用前面的那一桶水，这是富贵之家的选择和标志，大龙井水和安顺人物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连在一起。而胡维汉老师写的老东门似乎没有这样的雅致和富贵，这里，和水有关的记忆带了民俗色彩，很多屯堡女人在旱季会为住在坡上缺水的人家送水，为防止水

泼洒出来,和水在一起的一定有一片绿色的菜叶子,有时候是一朵黄色的瓜花……

真实的黔中和文字记忆的黔中就这样走在一起。

《黔中文史碎片》中似乎没有那朵飘在水面的瓜花,他似乎也并不在意瓜花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花。这不是作者的文字风格——某日我漫步走到清泉路16号院落,偶然发现一块铺路石竟是贵州军门提督张某的残碑,安顺历史上曾有过两位张军门,一是张国相;一是张文焕,这段残碑是谁的?

跟在这样的叙述后面,你收获的全部是“干货”,这是没有半点水份的碎片,如果自己没有找到答案,作者也会告诉你: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找到真实的答案,希望知道这一答案的人可以告诉我。

写书的人有这口吻的不多。

所以当你走进了这堆绝对可以相信出处的文史叙述之中,收获的果实一定是本真的味道。写书的人不是为了华丽或是证明自己的什么发现而写,走到什么地方看见什么想起什么真实的是什么,这是作者关心的,喜欢的,愿意做的,当他抬头告诉你——这答案我现在还不知道;或者是告诉你他走进了什么地方,找到了关于安顺那条街名的来历的真实资料的时候,自己喜欢所以快乐的感觉会感染其他的人,这是文史碎片中的特质。在自序中,老人写了文史碎片和自己的生活,他说自己不会写,只是喜欢,但这样的喜欢本身就是生活给以他的一份礼物,然后他把这份礼物分赠给大家,礼物的名字叫——一位老人的小巷漫步和一个城市的真实记忆。



贺程国经先生《黔中文史碎片》面世

兴之所至：谈事、谈人、谈轶闻掌故……

从俚歌巷语钩玄擷趣，

述山城历史风貌碎片；

集腋成裘：亦文、亦史、亦随笔小品……

为山川风物拾遗补缺，

是个人情感世界折光。

里人吴之俊丙戌菊月撰